

永寿的槐花

○ 祁云枝



豆包 AI 制图

洋槐，是故乡永寿人家的标配，是善于用花香讲故事的草木。

记忆里，老家的后院里，有一棵洋槐，也有一棵国槐，是母亲当年随手栽植的。繁枝茂叶间，常年栖着啾啾喳喳的麻雀和喜鹊。

冬日，洋槐与国槐一样，叶子落尽，黑皱皱的杵在院子，枝杈布在清冷天空里，无声无息。看不出悲喜，辨不出是谁，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冬眠还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谷雨时分，洋槐花率先从枝干里挤了出来，灿若繁星的光芒，汇聚成葡萄串的形状，开始在枝头闪烁，恍若烟花，从粗犷的大地深处猛然炸裂。这个时候，洋槐的叶子尚在赶往春天的路上。

是洋槐还是国槐，一目了然。

麦子拔节，鸟雀啾啾。空气里一夜之间弥漫起甜香，丝丝缕缕，院子香起来了，村子香起来了。这是乡村最抒情的乐章，也是最让人惦念的味道。

星光愈发白亮，那白，在一天内就鼓胀起来，眼见着毕毕剥剥地爆了皮，花香也越来越浓。不几日，星星变成了云朵栖在树梢。时光开始走得急促，一阵风过，满地落花如雪。

要吃花，需赶在花骨朵变云朵前采摘。没爆皮的花苞才好吃，最适合做麦饭。若花瓣全然张开，香气就散失了大半。

我和妹妹结伴去摘花，矮处直接捋进篮子里，高处的，一人用钩子钩住梢头，另一人专门捋，有槐刺左抵右挡，却也枉然。因了这刺，洋槐学名刺槐，也是后来学了植物知识才知道的。再高处，就得用上绑镰刀的竹竿了。

常常，我一边摘槐花，一边把水灵灵的花苞送入嘴里。像李白对着明月饮酒，喜不自知，把盏忘了歌。凝脂般的花朵，在牙齿的开合间化为香甜的汁水。

槐花麦饭是所有麦饭里最好吃的。

对乡人来说，若是没能吃上一碗槐花麦饭，这个春天算白过了。花骨朵洗净后加盐加面粉，拌匀入蒸锅。大约十分钟的光景，揭盖，放入碗里，撒上辣椒面、蒜粒等佐料，热油刺啦一声泼上去，哎呀，单是想想，已口舌生津。这是种让人兴奋的声音和气味，它们会合力冲开毛孔，慰藉肌肤上张开的所有嘴巴。

槐花亦可煎，入面粉鸡蛋，充分搅拌均匀，放入油锅，煎至金黄，口味香酥、绵长。还可包饺子、做花卷、煮槐花汤……

自然，泼油、加鸡蛋，都是后来的做法。母亲当年做的麦饭里，只加盐醋辣子，简简单单，却也掩不住槐花在口腔和胃肠里荡起的清鲜。

那些年，母亲从未忘记在春季里晒槐花。过一遍热水，放到太阳下晒，干透后装入布袋，就成为干菜。想吃的时候抓一把，在水里泡发、洗净，就又能蒸麦饭、煎鸡蛋、包包子饺子了。熟稔的味道，任何时候都可以流转在餐桌上、弥散在空气里，用清香唤醒味蕾。

秋冬季，抓一把干花放在鼻子上，闭了眼，感觉又一次来到了春天。

当餐桌上飘起槐香的时候，母亲总说起自己当年赶赴页梁植树造林的故事。页梁，是位于陕西省永寿县北部的一座山梁，这座山是泾渭二河的分水岭，我的父母连同老一辈家乡人一直称之为页梁。

如今的页梁，早已被密密匝匝的洋槐树包裹，人们叫它槐花山，是关中地区夏日有名的纳凉度假区。槐花绽放的时候，从高空看，身穿绿叶白花的山脉，安宁得像一种语言，素洁、温润。涌动的绿叶和白花，曾经是当地人救命的食粮，现在，依然是诸多生命的补品。

在母亲反反复复的絮叨里，我大概

还原了当年的场景。因槐花可以充饥，永寿县政府在为光秃秃的页梁挑选外衣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刺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春秋两季，数不清的男女老少，携带着数不清的刺槐，在页梁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植树现场红旗招展，场面浩大。

那时，母亲在县缝纫厂上班，有五六个月春秋，她随厂里的工友一起去页梁参加义务植树。那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全县农工商学界一同参与造林，页梁上人山人海。大家一起挖坑栽树，一起吃大锅饭，一起住帐篷，一起欢笑，一起流汗。槐花山，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这样许久的时光和无数长满故事的刺槐，一起堆积出来的。

知道母亲曾去页梁种树后，每到槐花山，我都有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我会久久凝视并抚摸山里的槐树，这棵，那棵，究竟哪一棵是母亲种的？母亲过世后，我曾对着槐花山上的刺槐询问：我母亲当年的身影你们记得吗？那些和母亲一同栽树的人如今去了哪里？那些飘荡在山梁上的歌声可曾记得？那把把锃亮的镰头铁锹现在谁的家里？……

槐树不语，像一个符号，让流动的时间呈现出固态容颜。就像有时，我走在村子里，远远看见一个银白短发的老人踽踽独行时，心里就会一震，眼里蓄满泪水，我在一些老人的身姿和衣着上，总是能看到我的母亲。

吃槐花麦饭时，那些与槐花相互缠绕的老屋、大树、母亲也一并归来，仿佛我还是个儿童，仿佛母亲也还年轻。仿佛，所有的日子，都齐聚在槐香里。

北上宝鸡蟠龙塬，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麦田褪去绿装，遍地金黄。微风拂过，麦浪起伏，裹挟着成熟的麦香，从车窗挤进来，沁人心脾。从《诗经》“黍稷方华”的吟唱，到今天麦浪翻滚的图景，农耕的血脉始终在这片塬上流淌。

眼前的盛景，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数十年前，那段沾满泥土、热气腾腾的夏收时光。

记忆里的夏天，塬上小路坑洼泥泞，夏收全凭人力，慢得踏实，也忙得热烈。天刚亮，父亲便蘸着清水磨镰，沙沙声里藏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存哲学；母亲已备好早饭，温热的苞谷稀饭配着柴火馍，一碟腌萝卜丝撒上辣椒，传递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智慧。父亲提着茉莉花茶罐走向麦田，背影岁岁守护着几亩良田。

母亲吆喝着“光场走”，邻里结伴推碌碾碾轧场面，一人撒草木灰，直到土场平整——晨光里的身影，是守望相助的农耕伦理最鲜活的注脚。大人们拉着架子车奔赴田间时，父亲已弯腰割麦，左手揽麦秆，右手执镰斜割，“唰唰”声响中，麦穗成束倒下，腰间一绕便捆成紧实麦捆。我们跟着运回晾晒场立起风干，全村抓阄排队用打麦机，你帮我割麦，我帮你拉粮，淳朴乡情在夏日里愈发浓厚。

跟苦农忙藏着纯粹快乐：烈日下卖冰棍的吆喝声传来，草帽装满冰棍分给众人，嗦一口便是

塬上麦黄

○ 刘海利

清凉；田间摘下的西红柿、黄瓜擦去尘土就入口，清甜解暑。简单吃食与齐心协力的氛围，让那时的快乐格外热烈。

时光辗转，岁月更迭，旧时手工夏收已成过往。如今塬上麦田旧貌换新颜：坑洼泥巴路变成平坦水泥路，昔日全村忙碌一个多月的夏收，如今几台收割机轰隆作业，三两天便完成收割、脱粒、装袋。农人只需端着茶杯站在地头，轻松静待丰收归仓。

收割机取代了镰刀，但颗粒归仓的敬畏之心未变；水泥路覆盖了泥巴路，但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恩未变。从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到如今农人凝望机器作业的眼神，那份对丰收的期盼、对自然的顺应，正是农耕文化最鲜活的传承。夏收已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让年轻人看见祖辈的辛劳，让城市人触摸土地的温度，让“勤劳、互助、感恩”的农耕精神在新时代找到落脚点。

站在金黄的塬上，麦香依旧，岁月已然变迁。机械化替代了人力，便捷取代了忙碌，时代进步让农耕生活愈发轻松，可我心里，总怀念那段笨拙又温暖的旧时光。岁岁麦黄，年年归仓，变的是收割的方式，不变的是庄稼人对土地的赤诚与对丰收的期许。归仓的不仅是麦子，还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承诺、对传统的坚守。麦浪中的回望，让土地记忆与传承故事，随麦芒扎进塬的脉络。

诗 歌 苑

谁是谁的经卷

○ 杨志勇

是天帝，或者天使所为
在秦巴山间开辟了一条河流
名曰汉江。我在江边的农家
出生

多年不分主业和副业
山坡上放牛、打柴、晒太阳
纸糊的窗户里读书、写字
河里戏水、摸鱼、捉鳖
也在田间除草、施肥、收割
常把泥土、棍棒拾回家
完全不懂人间的万般滋味

经年奔波后，拥有了故乡
肚子里的一点墨水才开始发酵
写风写雨写日月
写不尽时空深处的堂奥
写酸写甜写苦辣
写不尽世间的种种人生
感叹生活尴尬、精彩，意趣无穷
幸运的是，在荒唐的故事里
我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在不长不短的流年里
走过的路，看起来歪歪斜斜
但也是我创作的一部长长的
经卷

翻开任何一页，都有
我的心跳和呼吸
我的故事，或许你不懂
要把它揉碎了伴月，微醺时喝下
或者我来吟唱，你来听

原以为，在我之外
还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诗
哪晓得你也是一部长长的经卷
每一行注脚都藏着缪斯的吻
我舍不得囫圇吞枣
像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一样
抚摸每一个字句和细节
慢慢地读，慢慢地品
慢慢地爱

这一生的相逢，互成经卷
我在读你，你也在读我
阅读的美与乐，俱销魂
我的贪念并不多，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人在闹市、在耳畔
经常呼叫我的乳名
就像爸爸妈妈唤我的声音
萦绕在故乡的院落
那么悦耳，那么嘹亮
足够我一生无忧无虑享用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登山遇石 (1)

○ 墨耘

长假期间，找一处风景好、游人少的去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刚刚过去的长假，先宅在家里一两天，等高峰过去了，才在某个下午，错峰前往城郊的一座无名山，去亲近自然，呼吸自

由自在的空气。

登山之时，太阳斜挂在山的西面，光线已经比较柔和，山间各色树木出芽不久，透着盎然的生机，五彩斑斓的野花点缀着孟春的幽径，顿时点燃了我向上攀爬的热情。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轻快拾级而上，去拥抱整个山峦。

正在兴奋之时，一块凸起的顽石，毫不客气地绊了我一个趔趄。好在反应及时，用手掌撑地，不过手心还是被粗糙的石面擦出一道火辣辣的红印。这便

是绊脚石了，它不讲情面、不通世故，只用最坚硬的存在，宣告路途的险阻。

这绊脚石，多像我们初入社会时遇到的麻烦，或是一场费尽心思付出后的失败，或是一次猝不及防的教训。它不庞大，却足够凶险，横亘在你最顺畅的路径上，会绊倒你、折磨你，甚至伤害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怨恨，对着渗血的伤口质问不公，那么你就会沉沦，落得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如果你是一个坚强的人，就应该正视这块“绊脚石”，那是命运的第一次严肃的训诫。

河西走廊

○ 蔡静波

站在乌鞘岭上
往西看，整条走廊像
被时光拉长的剪影。祁连
山的雪水是它的血脉，绿
洲是它的肌肤，古城是
它的骨节。

汉族的农耕文明在这里扎下深根，麦田与葡萄园沿着祁连山的余脉铺展；回族的清真寺顶，新月在暮色里泛着微光；藏族的经幡在祁连山口飘动，与蒙古族的马头琴弦和裕固族牧人的歌声撞个满怀。他们都懂得与沙共生的智慧——在民勤，人们用梭梭林锁住流沙；在高台，黑河的水被引向田畴，长出沉甸甸的谷物。连风都带着包容的性子，既能吹过麦浪，也能托起骆驼，把不同的语言揉进同一片天空。

传说在这里比戈壁的石头还多。匈奴人失去祁连山时，悲歌里的六畜与妇

女，早已化作山脚下的牧草与村庄；丹霞山上的彩石，被牧羊人说成是伏羲画卦时遗落的笔墨，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日月运行的密码；乐傅和尚望见的金光，在莫高窟的壁画里流淌了千年，飞天的飘带拂过戈壁，也拂过今日游客的镜头。

站在乌鞘岭上往西看，整条走廊像被时光拉长的剪影。祁连山的雪水是它的血脉，绿洲是它的肌肤，古城是它的骨节。那些曾经的金戈铁马、商旅往来，都已沉淀成土地的养分，让每一粒沙都带着故事的重量。或许河西走廊最动人的，从不是“黄河以西”的地理标签，而是它始终像一柄敞开的如意，把中原的烟火与西域的星光，把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都轻轻拢在怀里，酿成一杯岁月的酒，醇厚得让人不忍一饮而尽。

风过时，仿佛还能听见千年前的驼铃，与今日高速公路上的汽笛，在山谷里和鸣。这大概就是河西走廊的宿命——它永远站在中间，东边牵着黄土，西边挽着戈壁，把不同的时空与故事，都酿成了自己的模样。